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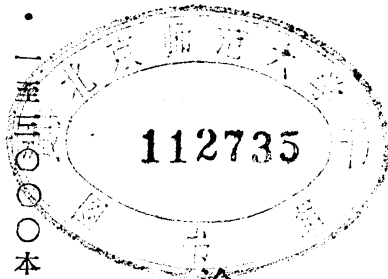
卷 施 益



烏合叢書之一

卷
施

——一九二七年一月印成·一至三〇〇本——



涂女士

擣麝成塵香不滅，
拘蓮作寸絲難絕。

——溫庭筠，達摩支曲——

隔絕	一
旅行	二一
慈母	三七
隔絕之後	五三

卷
施

益

隔絕

青鸞！再想不到我們計畫得那樣周密竟被我們的反動的勢力戰敗了。固然我們的精神是絕對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絕了。這是何等的厄運，對於我們的神聖的愛情！你現在也許悲悲切切的爲我們的不幸的命運痛哭，也許在籌畫救我出去的方法。如果你是個有爲的青年你就走第二條路。

從車站回來就被幽禁在這間小屋內。這間屋內有床，有桌，有茶几，有椅子，茶碗面盆之類都也粗備。只是連張破紙一枝禿頭筆都尋不到。若不是昨晚我求我的表妹給我偷偷的送來幾張紙和枝自來水鋼筆，恐怕我真要寂寞死了。死了你還不知道我是怎樣死的！

今天已是我被幽禁的第二天！我在這小屋內已經孤另另的過了一夜。我的哥哥姐姐們雖然狠和我表同情，屢次諫我的母親不要這般執扭，可是都失敗了。她說我們這種行爲直同姘識一樣，我不但已經丟盡她的面子，並且使祖宗在九泉下爲我氣憤，爲我含羞。假如她們要再幫我，她就不活了。青靄呵！怎的愛情在我們看來是神聖的，高尚的，純潔的，而他們却看得這樣卑鄙污濁！

身命可以犧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犧牲，不得自由我甯死。人們要不知道爭戀愛自由，則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這是我的宣言，也是你常常聽見的。我又屢次說道：我們的愛情是絕對的，無限的，萬一我們不能抵抗外來的阻力時，我們就同走去看海去。你現在看我已到了這樣境地，還是這樣偷安苟活着，或者以爲我背前約了。唉，若然，你是完全錯誤了。

世界原是個大牢獄，人生的途中又偏生許多荆棘，我們還留戀些什麼。況且萬一看了什麼意外的變動，你是必殉情的，那末我怎能獨生！我所以不在我母親捉我回來的時候，就往火車軌道中一跳，只待車輪子一動我就和這個惡濁世界長別的原因，就是這樣。此刻離那可怕的日子（逼我做劉家的媳婦的一天）還有三天，慕漢現尙未到家，我現在方運動我的表妹和姐姐設法救我出去。假如愛神憐我們的至誠，保佑我們成功，則我們日後或逃往這個世界的別個空間，或逕往別個世界去，仍然是相互攙扶着。不然，我怕我現在縱然消滅了，我的母親或許仍把我這付皮囊送葬在劉家墳內，那是多麼可恥的事。

我的姊姊責備我，說我不該回此地來看母親，不然，則鴻飛冥冥
戈人何慕？我雖不會同她深辯，我原諒她爲我計畫的苦心。可是，青
靄！我承認她是錯了，我愛你，我也愛我的媽媽，世界上的愛情都是

神聖的，無論是男女之愛，母子之愛。試想想六十多歲的老母六七年不得見面了，現在有了可以親近她老人家的機會，而還是一點歸志沒有，這算人嗎？我此次冒險歸來的目的是要使愛情在各方面的都滿足。不想愛情的根本是只一個，但因為表現出來的方面不同就矛盾得不能兩立了。

當我剛被送進這間小屋子的時候，我會為我不幸的命運痛哭，哭得我的淚也枯了，嗓也啞了。我的母親向來是何等慈善的性質，此刻不知怎樣變得這樣慘酷，不但不來安慰我，還在隔壁對我的哥哥數我的罪狀，說我們的愛情是大逆不道的。我聽了更氣，氣了更哭，哭得倦了，呵！青靄呵！真奇怪，我不知幾時室內的一切都變了，都變得和我們在京時一樣！彷彿是熱天，河中的荷葉密密的將水面蓋了起來，好像一面翠色的毯子。紅的花兒紅得像我的雙鬢，白的更是清妍。在

微波清淺的地方可以看得見游魚喋喋萍藻，垂柳的條兒因風結了許多不同樣的結子，風過處遠遠的送來陣陣清香大概是梔子之類。又似乎早上，荷葉，荷花，柳枝，道旁的小草都滿帶着滾滾的零露。天邊殘月的光輝映得白色的荷花更顯清麗絕倫。我們都穿着極薄的白色衣服，因晨風過涼，相互擁抱着，坐在個石磯上邊。你伸手折了個荷葉，當頂帽子往我頭上戴。我登時抓了下來放在你的頭上時，你奪去丟在一邊。我生氣了，你來陪罪，把我手緊緊握着，對我微笑。我也就順勢倚在你的懷裏，一切自然的美景頃刻都已忘了，只覺愛的甜蜜神妙。天邊起塊黑雲漸漸的長大起來，接着就落下青銅錢大的雨點子，更加着雷聲隆隆，電光閃灼。忽然間你失了蹤跡，我急得仰天大叫我的愛人那去了？……一急醒來，方知我是方才哭得太很了，精神虛弱，因有此似夢非夢的幻覺。青靄！過去的一段玫瑰路上的光景比

這好的多呢，世間的一切都是夢也都是真。幻與真究有什麼分別，我們暫且多作幾個好夢吧！

晚上沒有月，星是極稠密的。十一點鐘後人都睡了，四圍真寂靜呵，恐怕是個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黑洞的天空中點綴着的繁星，其間有堆不知叫作什麼名字，手扯手作成了個大圓圈，看去同項圈上嵌的一夥明珠寶石相彷彿。我此刻真不能睡了，我披衣下牀來到窗前默默的對天空望着，歷亂的星光，沈寂的夜景，假如加上個如眉的新月，不和去年冬天我們游中央公園那夜的景色一般嗎？

就在這樣的夜裏，

月瘦如眉，

星光歷亂，

一切喧囂的聲音，
部被摒在別個世界了。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攙扶着，

一會佇立在社稷壇的西側，

一會散步在小河邊的老柏樹下，

踏碎了柏子，

驚醒了宿鴉，

聽得河冰夜裂的聲音。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相擁抱着，
說了平日含羞不敢說的話，
拌了嘴，
又陪了罪，
更深深的了解了彼此的心際。
就在這樣的夜裏，
我們回想到初次見面的情況，
說着想着，
最後是相視而笑了。
愛的神祕，
夜的神祕，

這時節並在一起！

青靄！這不是我們去年的履跡嗎？這不是你所稱爲極好的寫實詩嗎？朋友們讀了這首詩不是都很羨慕我們的甜蜜的生活嗎？當我望着黑而無際的天空，低低的含淚念着的時候，我覺得那天晚上的情景都在我的眼前再現了。但是……但是情形的再現終究和真的差得遠，他來得越甜蜜，我的心越覺得酸苦，越覺得痛楚，現在想使我得安慰，除非你把我擁抱在你的懷裏，然而事實上怎樣能夠辦！

青靄！記得嗎？在會館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你從人縫中鑽了出來，什麼話都不說，先問別人那位是維乃華女士？你記得嗎？初秋天氣，一個很清爽的早晨，我們趁着「鬼東西」在考試，去遊三貝子花園，剛進動物園門，陣陣涼風吹來，樹林間都發出一種沙刺的聲音，

我那時因爲穿得過少，支持不了這涼風的勢力，就緊緊的靠着你走。你開始敢於握我的手，待走到了暢觀樓旁綠樹叢裏，你左手抱着我的右肩，右手拉着我的左手，在那裏躡來躡去，幾次試着要接吻我，終歸不敢。現在老實告訴你吧，青靄！那時我的心神也已經不能自持了，同「維特」的脚和「綠蒂」的脚接觸時所感受的一樣。你記得嗎？因爲在你室裏你抱了我，把臉緊緊貼着我的右腮，我生氣了回去寫信罵你，你約我在東便門外河沿上道歉，剛相逢的時候兩人都是默默無言，雖肚裏裝了千言萬語，眼裏充滿了熱淚。後來還是你勉強囁囁的說：「我明知道對於異性的愛戀的本能不應該在你身發展，你的問題是能解決的，我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但是我明白爲什麼對於我不愛的人非教我親近不可，而對於我的愛人略親近點，他們就視爲大逆不道？……」那時我雖然有些害怕，很詫異你怎的爲愛情迷到這步

田地，怕我們這段愛史得不着幸福的歸結，但是聽了你的「假如你承認這種舉動對於你是失禮的地方，我只有自沈在這小河裏；只要我們能永久這樣，以後我聽信你的話，好好讀書。」教我心軟了，我犧牲自己完成別人的情感，春草似的生徧了我的心田。我彷彿受了什麼尊嚴的天命立刻就允許了你的要求，你記得嗎？在這椿事發生後，不久我們又去逛二閘，踏遍了秋郊，尋不到個人們的眼光注射不到的地方。後來還是你借事支開了舟子，躲在蘆花深處擁抱了一會，只了幾下，那時太陽已快要落了，紅光與遠山的黛色相映，煊染出片紫色的晚霞來。林頭水邊也還有他的餘光依戀着。滿目秋色顯出一片無限的蕭瑟和悲壯的美，更襯得我們的行爲的藝術化了。無何蒼茫的暮色自遠而來，水上的波紋也辨不清悉，雪白的鴨兒更早已被人家喚了回去，我們不得不舍陸登舟，重尋來時的途徑。我們並肩坐在船板上。

我半身都靠在你的懷裏，小舟過處，漿兒撥水的聲音和蘆荻的葉子發出的聲音相和，宛如人們嘆息的聲氣，但是我們心中的愉快，並不爲外物所移。我們假倚得更緊些，有時我想到前途的艱難，我幾乎要倒在你懷裏哭，你說我們的愛情是這樣神聖純潔，你還難受嗎？你說我們立志要實現易卜生托爾斯泰所不敢實現的……你記得嗎？就在那年冬天，萬生園內宴春園茶樓上，你在我的面前哭着，說除我而外你什麼都不信仰……我就是你的上帝……實行……的請求。我回答你：自此而後我除了你而外不再愛任何一個人，我們永久是這樣，待有了相當時機我們再……。你的目的達到了，溫柔的微笑登時在你那還含着餘淚的眼上湧現出來，你先用手接着我的雙肩，低低的叫我聲姐姐。並說我們是……。後來你拉我坐在你的懷裏。我手摸着你的頸子，你的頭部低低垂着，恰恰當我的胸前。你哭訴了你在這個世界上所經歷

的，所遭逢的，最末一句是「我自略知人事以來，沒有碰到一樁滿意的事，只有在我的愛人跟前不曾受過一次委曲……」往事怎堪回首呵！愛的種子何嘗痛苦煩惱的源泉，在人們未生之前，造物主已把甜蜜的花和痛苦的刺調得均勻勻的散佈在人生的路上。造物主在造愛的糖果的時候，已將其中摻了痛苦的汁兒呵。不說了吧……。我們的甜蜜生活豈是叙述得盡的，這種情景的回憶，已經將我的心撕碎了，怎忍再教他們撕你的心呢？……愛的人兒啊！……

青鸞！我的唯一的愛人！不要爲我傷心！*Tante*說只要我的軀殼屬我的時候，我終是你的。我可以對你說，只要我的靈魂還有一星半點兒知覺，我終不負你。

糊裡糊塗地昨天給你寫了兩大張，此後無論我的精神怎樣錯亂，

我總努力將我每天在這小屋內發生的感想寫出來，這種辦法我認爲是於人無損於我却有莫大的利益的。因爲萬一我今生不出這個樊籠，就到別個世界去了，你也可以由此得略知我被拘後的生活情況。我的表妹已自矢奮勇說將來無論如何總使你看到我這點血淚。唉，我的淚又流了，世間最慘的事，還有過於一個連死在那裏的自由都被剝奪了的嗎？我現在還不及個已判決死刑而又將就法場的囚徒。因爲他可以預先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死，好教他的親人看他咽臨終一口氣。我呢，也許當我咽這口氣的時候，在我跟前的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昨晚從給你寫了那幾句話後，我就勉強躲在床上，打算平心靜氣的想法兒逃走，誰知我們的過去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好像水被地心的吸力吸得不能不就下似的，在我心中湧出來了。呵，可惜人類的心太污濁了，最愛拿他們那卑鄙不堪的心，來推測別人。不然我怕沒

有一個人，只要他們會聽見過我們這回事，不相信並且羨慕我們的愛情的純潔神聖的。試想以兩個愛到生命可以爲他們的愛情犧牲的男女青年，相處十幾天而除了擁抱和接吻密談外，沒有絲毫其他的關係，算不算古今中外愛史中所僅見的。愛的人兒，我願我們永久別忘了鄭州旅館中的最神聖的一夜囉！我們倆第一次上最甜密的愛的功課的一夜。呵，牠的神祕和美妙！我含羞的默默的挨坐在床沿上不肯去睡，你來給我解衣服解到最裏的一層，你代我把已解開的衣服掩了起來，低低的說道，請你自己解吧……說罷就遠遠的站在一邊像有什麼尊嚴的什麼監督着似的……。當你抱我在你的懷裏的時候，我雖說會想到將來家庭會用再強橫沒有的手段壓迫我們，破壞我們，社會上會怎樣非難我們，伏在你懷裏哭，可是我真覺得置身在個四無人烟，荆棘塞路，豺虎咆哮的山谷中一樣，只有你是可依託的，你真愛我，能救

我。……由此我深的永久的承認人們的靈魂的確是純潔的。這種純潔只在絕對的無限的實用時方才表現出來。人之所以能爲人也就在這點靈魂的純潔。

當我這樣想時天忽然下了雨了，淅淅瀝瀝打在窗外的芭蕉葉上，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我會竭誠默然的祝道，快下吧，雨呀，下大了把被人類踏踐髒了的地面，好好洗淨，從新播自由，高尚，純潔的愛的種子。

我的一生可說爲愛情播弄夠了。因爲母親的愛，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劉家的婚約，所以冒險回來看她老人家。因爲情人的愛，所以寧願犧牲社會上的名譽，天倫的樂趣。這幕慘劇的作者是愛情，扮演給大家看的是我。我真要對上帝起交涉了。以後假如他不能使愛情在各方面都是調和的，我誓要他種一顆愛子，我拔一顆愛苗，決不讓愛字

在這個世界再發現一次。索性讓他們殘酷得同野獸一樣，你食我的肉，我寢你的皮，倒也痛快。

兩天不自由的生活使我對於人間的一切明白了許多。我發現人類是自私的，縱然物質上可以犧牲自己以爲別人，而精神上不妨因爲要實現自己由歷史環境得來的成見，置別人於不顧。母女可算是世間最親愛的了，然而她們也不能逃出這個公例。其他更不用說了。又發現人間的關係無論是誰，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制。你說對嗎？

今晨天忽晴了，陽光射在我的牀上，屋內的一切似乎也都添了些生意。可是我的表妹同我的嫂嫂來看我時都很驚異的說我比昨天憔悴得更多了。我的表妹的大而有光的眼裏，更裝滿了清淚，這也是不足爲怪的。好生原是人類的本能，人生的經途中也不盡是毒蛇猛獸，我

們這樣輕生的心理原是變態的。

她們因為慰藉我的無聊起見，送了一瓶花來，嫣紅姹紫，清香撲鼻，不過我心中的難受由此更加幾倍。我想到你送我的海棠花映着燈光嬌豔的樣兒，想到你在你的小花園內海棠樹下讀書的情形。花原是愛的象徵，你送我的花我都用從心坎上流出來的津液浸潤着。當你在花下讀書的時候，我會用我的靈魂擁護你。現在呢，送花的人，愛花的人，都爲造化小兒播弄到這步田地，眼看愛的花已經快要枯萎了，還說甚麼慰藉呢？

下午我又聽見我的母親在對我姐姐談我們去年春天規定的計畫並且痛痛的罵我們……。青靄呵，伊爾文說每種關於愛情的計劃都是以原諒的，他們的見解怎的却和伊氏相反呢？……

謝天謝地！我的表妹把我們的消息傳通了，不然，我怕我們連死在一處的希望也沒有了。可是再告訴你個怕人的消息：就是劉家的兒子今晚十二點就到家了（我的表妹說的）。我若不於今晚設法脫離此地，一定要像我說的看我咽最後一口氣的人就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但是事實上……不寫明白，你總可猜得住。

青靄，雖然我們相見的希望還有一絲存在，但是我覺得穿黑衣的神已來我身旁了，我們的愛史的末一葉怕就翻到了。我們統共都只活了念四五年，學問上不能對於社會有所貢獻，但是我們的歷史確是我們自己應該珍重的。我們的精神我們自己應該佩服的。無論如何我們總未向過我們良心上所不信任的勢力乞憐。我們開了爲要求心愛自由而死的血路。我們應將此路的情形指示給青年們，希望他們成功。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也不必難受了。我能跑出去同你搬家到大海中住，

聽悲壯的濤聲，看神秘的月色更好，萬一不幸我是死了，你千萬不要短氣，你可以將我們的愛史的前前後後詳細寫出。六百封信，也將他整好發表。……

我的表妹來了，她願將此信送給你，並告訴我這間房的窗子只隔道牆就是一條僻巷，很可以踰越。今晚十二時你可在牆外候我。

旅行

人們作的事，沒有所謂經濟的和不經濟的。二者的區別全在於批評的觀察點是怎樣。就如我們這次旅行罷，在別的人看來，也許是最不經濟，因為雖然我們所打的旅行的旗幟也和別的旅行者一樣的冠冕堂皇，而事實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白白地每人曠了一個多禮拜的課，費了好多的錢。但就他方面想——我們都是這樣想的——這一個多禮拜的生活，在我們生命之流中，是怎樣偉大的波瀾，在我們生命之火中，是怎樣燦爛的火花！拿一兩個禮拜的光陰，和幾十塊錢，作這樣貴重的東西的代價，可以說是天下再沒有的便宜事。

這是很能使我奇怪的。同行的計畫雖是由他提出的，然也得過我

的同意，並且爲了要使這個計畫實現，我還費了無限心機，去騙我的平素很相信的人。那知計畫雖實現了，我們倆雖能促膝談心了，而我又覺得週身都不自在起來，同平常見了不相識的闊太太們一樣的不自在。固然我們也是有說有笑的，但我却發現了這些談笑不是從心坎中流露出來，是用來點綴寂寞的場面的。

在我們倆坐位中間，放的是件行李，牠可以說是我們的「界牌」，也可以說是我們彼此注視的目光所必經過的橋梁。假使目光由此過彼，也像人們走路似的必須經過相當的空間。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牠的光的時候；因爲我害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他們那些人，不盡是舉止粗野，毫不文雅，其中也有很闊氣的，而他們所以僕僕，

風塵的目的，是要完成名利的使命，我們的目的却是要完成愛的使命。他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黃金鋪地玉作梁的。我們所要求的世界是要清明的月兒與燦爛的星斗作蓋，而蓮馨花滿地的。不過同時我又這樣想想如果他們不是這樣粗俗，也許要注意我們的行動，恐怕我們連相視而笑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去年暑假他回家的時候，曾報告過沿途在火車中看見的景物。他說「在日光下的景物，彷彿是幅著色的五彩圖畫。月光下的景物則似淡墨畫的。」這天因為天氣不很好，他的話都未被證實。可是又因為微陰的緣故，在浮雲稀薄處露出的淡黃色的陽光，及空氣中所含的水氣把火車的煙筒中噴出的煙，作成了彈熟的棉花似的，白而且輕的氣體。微風過處，由大而小的一團一團的漸漸分散，只餘最後的一點兒蕩漾空際。那種飄忽，氤氳，變幻，若即若離的狀態，我想只有人們

幻想中的穿霧縠冰綃的女神，在怕驚醒了她的愛人的安眠而輕輕走脫時的樣兒可以彷彿一二呵。他是怎樣的美麗呵，怎樣的輕軟呵！如果我們的生活也像這樣，那是多麼好呵。

在將到目的地點的時候，他的面孔上不知爲什麼漸漸現出極緊張的樣兒，雖然他那雙眼睛裏充滿了愉快的希望似的，而且不時的伏在我們中間的那件行李上對我極溫柔的微笑。此時他所最愛說的話，就是到那裏恐怕已是十點多了，喫喫飯，收拾收拾東西，我們只能有六個鐘頭休息的時間。每一站路他總要把他的小錶從衣袋中摸出三五次，來看上面的針已走到那裏了。時間若不是冷酷的鐵面無私的，怕要受他的運動而改日常的步驟了。我呢，我此時也體驗不出這樣的變態心理，我只覺得對於晚上將要實現的情況很害怕，——但是僅僅用害怕二字來形容我所覺得的也不甚妥當，因爲害怕的情緒中，實含有

希望的成分。

這是很自然的，彼此都有些害臊，兩個青年男女初次住在一起的時候。我所稀奇的就是我們既經相愛到這樣程度，還是未能免俗。當他把兩條被子鋪成兩個被窩，催我休息的時候，不知爲什麼那樣害怕，那樣含羞，那樣傷心，低着頭在床沿上足足坐了一刻多鐘。他代我解衣服上的扣子，解到只賸最裏面的一層了，他低低的叫着我的名字說「這一層我可不能解了。」他好像受了神聖尊嚴的監督似的，同個教徒祈禱上帝降福給他一樣，極虔敬的離開我，遠遠的站着。我不用說，也是受着同樣的感動——我相信我們這種感動是最高的靈魂的表現，同時也是純潔的愛情的表現，這是有心房的顫動和滴在襟上的熱淚可以作證據的。他把我抱在他懷裏的時候，我週身的血脈都同沸了一樣，種種問題在我腦海中彼此伏的亂翻。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

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況，別人知道了這回事要怎樣批評，我的母親聽見了這批評怎樣的傷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好像獨立在黑洞洞的廣漠之野，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人來保護我，因而對於他的擁抱，也沒有拒絕的勇氣。到底此時他發生了些什麼感想，他也不曾告訴我，但依據我的感想，他至少也要同太戈爾所做的尊嚴之夜裏的主角「我」，所謂此時此際 *Surabala* 脫離了世界而來到我這裏了。

在我們所住的那個旅館裏住的客，大都是社會上所說的闊人，差不多可以說沒有第三個學生可以在此處發現，除了我們倆。可是我們要住在這樣的旅館的原因，也就是爲此。

當我們離京的時候，因爲同住的問題，我曾大大的難過他一次。此次南來他所帶的臥具，只有一床很薄的被同一條毯子，雖然他極力

辨護說是走時匆促忘帶了，他的用意我却早明白了。不過當時我却這樣想：那怕他一床被子都不帶，我給他向旅館賃都可以，那樣是不成的，不料計算的結果還是輸給他了。

他那一間房簡直是作樣子的，充其量也只是他的會客室而已。起初我自然是很難以爲情，尤其是當他的朋友們來找他，他從我的房裏出去會他們，和我的表妹來看我，他在我的房裏讀書的時候，後來也就安之若素了。好像我們就是……。其實除了法律同……的關係外，我們相愛的程度可以說已超過一切人間的關係，別說……。

因爲要作樣子，只好把被子分出兩床鋪在他那間房裏的床上，結果弄得我們倆人就只賸一床被了，而他的知友又不在此，只好由我向我的表妹借來。有一天她又來看我，剛剛他的被子在我的床上放着。沒有法子我就對她扯謊，說這是向旅館賃的，因爲我的被子弄髒了，

拿出去洗去。呵，我怎樣成了這樣虛偽的人呢，我現在發現這也是不得自由的結果。

愛情發展的程序，最初是任何一方面先向對手那方面表示愛的意思，再進時兩方面對愛，最後是你也怕我別有所愛，我也怕你別有所愛，於是乎就有了嫉妬心。所以嫉妬心的輕重，實與相愛的程度的深淺爲正比例。「愛情是自私的」一條定律，怕就是據此而成的。他同我談起話來常要求我不要再愛別人，縱然他的軀殼已經消滅了。因爲萬一死而有知，他的靈魂會難受的。我素來是十二萬分反對男子們爲了同別一個女子發生戀愛，就把他的妻子棄之如遺，教她去「上山採蘼蕪」的。我以爲這是世間再不人道沒有的行爲，並且還親自作過劇本來描畫過這般男子的像。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人是我的情敵，雖然我明知道他們中間只有舊禮教舊習慣造成的關係。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

到了不可分離的程度，而要減少他在法律上的罪名與我們在社會上得來的不好的批評，只有把他們中間名義上的關係取消。怎樣我的心會這樣險！怎樣這樣不同情於我們女子呵！我明知這是不應該的，但我不能否認我心裏真希望他們……。

一切，一切，世間的一切我們此時已統統忘掉了。愛的種子已在我的心中開了美麗的花了。房中——我們的小世界——的空氣，已爲愛所充滿了，我們只知道相偎倚時的微笑，喁喁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我的旗子上寫些什麼也是不足輕重的。讀書也只是用以點綴愛的世界中的景色。別人對於我們這樣行爲要說閒話，要說貶損我們人格的閒話，我們的家庭知道了要視爲大逆不道，我們統統想得到，然而我們只當他們是道旁的荊棘，雖說是能將我們的衣服掛破些，可是不能阻止我們的進行的。

再就別種事實上說，我們的愛情在肉體方面的表現，也只是限於相偎倚時的微笑，喁喁的細語，甜蜜熱烈的接吻罷。我知道別的人，無論是誰都不會相信。飲食男女原是人類的本能，大家都稱柳下惠坐懷不亂爲難能，但坐懷比較夜夜同衾共枕，擁抱睡眠怎樣？不過我以為不信我的話的人並不是有意輕蔑我們，是他不會和純潔的愛情接觸過，他不知愛情能使人不做不得他的愛人同情的事，無論這事是他怎樣企慕的。

我總是不喜歡他出去，無論是買東西，或瞧朋友。這裏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由於怕他跑得心野了，拋荒他的功課。他方面實爲我自己怕受獨處的寂寞。有一次我正在好好的讀書，他忽然因事出去了，我也昏昏的伏在桌上睡着。到我醒時，發現我已在他懷裏。所以我總把他愛出去這回事當他的短處看待。這天晚上他又九點多鐘才回來，而第

二天所應作的事一點也不會預備。當他未回來的時候我真氣極了。我把他所要看的書都檢出送到他的房裏，並且打算如果他到十點還不會回來，就教茶房把火盆送到他那裏，我自己閉門高臥了。九點多鐘他回來了，一看頭緒不對，半句話也不敢多說，拿本書就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讀。讀了一會，覺得這樣還不是事，又起來同我溫存。我始終板着面孔不理他。他真急了，在未到一點鐘之久，凡可以使我安慰的方法，幾乎都用盡了。結果還是愛神出來排難解紛，我略微退讓了些，這樁事才算。後來我問他假如你回來時，我已經關上門睡了，你怎樣呢。他說我就站在門外候一夜。不過如果他真那樣做下去，旅館的人怕要以爲他得神經病了。

我最恨燈光，牠把我們相擁抱時的影子都映在窗簾子上。愛的圖畫原只配深藏藝術之王國的寶庫裏，怎可讓他留下痕跡在人間呵！

這是多麼不幸呵，我的愛的圖畫竟於人間留了痕跡了。在我們將走的前一兩天，已有好多人注意我們同住這回事了；並不是我多心。他們每問我在什麼地方住的時候，辭意中都含着譏笑的神氣。他們送了他好多不好的批評，說他是個大騙子，這些話使他很傷心——自然我也是同樣——他說他什麼都可以犧牲，可以不要，但他不能離開他的愛人。我們所要求的愛是絕對的無限的。我們只有讓牠自由發展，決不能使他受委屈，爲討舊禮教舊習慣的好。在新舊交替的時期，與其作已經宣告破產的禮法的降服者，不如作個方生的主義真理的犧牲者。萬一各方面的壓力過大了，我們不能抵抗時，我們就向無垠的海洋沈下去，在此時我們還是彼此擁抱着。愛的人兒！（此時他在床上橫着睡下，我在床沿上坐着，彼此緊緊的拉着手。）要是將來他們把我毀謗得不爲人所齒，你怎樣呢？唉，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有什

麼地方開罪他們，他們現在拚命的罵他，不是爲的我嗎？固然這是勝利的悲哀，然而「伯仁由我而死」，我應該作何感想？我將他緊緊的抱了，回答他：我們是永久相愛的。在這彼此擁抱的時間內，我似覺得大難已經臨頭了，各面的壓力已經挾了崩山倒海的勢力來征服我們了。我想到了如山如陵的洪濤巨波是怎樣雄偉，黃昏淡月中，碧水靜靜的流着的景色是怎樣神祕幽妙，我們相抱着向裏面另尋實現絕對的愛的世界的行爲是怎樣悲壯神聖，我不怕，一點也不怕！人生原是要自由的，原是要藝術化的，天下最光榮的事，還有過於殉愛的使命嗎？總而言之，無論別人怎樣說長道短，我總不以爲我們的行爲是荒謬的。退一步說，縱然我們這行爲太浪漫了，那也是不良的婚姻制度的結果，我們頭可斷，不可負，也不敢負這樣的責任。

因爲家庭方面的關係，他對於這兩天外面對於我們的批評，不能

不着急，所以在走的頭一天晚上，他去訪他的知友討論怎樣對付這回事。他是五點多鐘出去的，直到晚上十一點鐘才回來。這幾個鐘頭裏，我真飽嘗了待人的滋味。風是冷的，燈是很無光的。我們這個小世界裏，都是寂寞的，只有我的心絃是緊張的，不住在那裏計算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每聽見窗外的走路聲，總使我「可是他回來了嗎？」的想一次。他回來後，同我望了陣月，喫了幾個元宵，就忙着消受我們這最後的一夜了。

時光老人真是殘酷的，夢也似的十天甜蜜的生活又快完了，我們在此只能留一夜了。這一夜應該怎樣過，在下午同我的朋友談話時，已偷偷的在張紙上寫了好幾遍，其實既沒有停止時間使他不要快快過去的能力，無論怎樣計算，都是枉然。再進一步說，若不能使時間進行的步驟與我們上愛的功課所需要的一致時，縱然能使不快樂的過

去，也是枉然的。這一夜裏我們都幾乎不會安眠，我們用了各種各樣親密的稱呼叫着，我商量回去後怎樣好好讀書。要不是怕我表妹清早來送行撞見了不雅，怕要到十一點才起床呢。

除了我們倆之外，知道我們這十天生活最真的，只有旅館的茶房，他每次給我們送東西進來的時候，總先要作個使我們知道他來了的表示，出去的時候總把房門給我們關起來。不過我想關於我們的關係，他總要覺得很奇怪的。我們占了兩間房，並且我們告訴查店的警察說，我們是同學，而我們却親密到這步田地。世間種種慘劇的大部份都是由不自然的人與人間的關係造出來。我們的愛情原不要那種不自然的關係的頭銜加上。

我們在鄭州車站上遇見了一位上京的朋友，他曾託他代買車票，所以上車的時候他教我同這位朋友先上車去佔地方，他隨後遞東西上

來。誰想我們上車後，竟被擠得再也不能見面了。直到車開行好久方才找到。當我看不見他的時候，不知怎樣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找到他了，坐在他面前的行李上，面對面的拉着手，我又覺得同經過大難分散之後，又冒着千辛萬苦聚在一起似的。怎樣弄的呵，我們竟愛得成這樣了。

北京到了，我們自然是照舊的——未旅行以前的——生活狀態過下去。這次旅行的結果，對於我的身心兩方面的影響，沒有別的，只是頭昏了，心亂了好幾天；並且對待別人，無論是誰，都覺感情不能似從前那樣的專。三天後，他來了電話，說『往事不堪回首！』

慈母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

誰知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孟郊遊子吟——

我已經在北京整整住了六年了，我不但常把北京當作故鄉看待，故鄉的影兒在我的心中也漸漸的模糊暗淡了。我常說北京彷彿是我的情人，故鄉彷彿是我的慈母；我便是爲了兩性的愛，忘記了母女的愛的放蕩青年。

朋友們也會勸過我回家，我總是一笑。他們說得略爲懇切點，我

的答話便是：「你們還不知道我的家鄉土匪的多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回我的家鄉，比往四川還難呢！」如果他們用種種方法把我駁倒，沒有再辯的餘地時，我便聲淚俱下的說：「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身世嗎？難道你們願意……。」他們見我如此，又怕把我從前稀奇古怪的病症弄發了，只好中止。他們住了聲，我也住了聲，依舊高興了便讀書，不高興了便同朋友遊玩。和我不相得的人們，便從而飛短流長，我聽見了也只一笑。但是回想起六年前離家時的情形——親愛的母親雖然允許我同兩位哥哥來京，然從此後整天她總是沈默的時候多。當我們從鄉下往城裏去的一天，她同我們坐着牛車走了一半路程，在舅母家喫了頓午飯，飯後我們又上車走的時候，她便不見了。送我們的只有舅母和表妹。他們很高興的慶賀我有上京讀書的機會，我也很高興的照例謙虛了幾句。晚上到城裏見了伯父伯母，第二天便

同故鄉告別了。——想起這種情形便覺得人生空幻得同夢裏輕煙一樣，心中好像缺少了什麼，四圍的空氣都是死沈沈的。

時機越過越緊迫，我雖頹然自放，用種種不合宜的方法來消耗我的生活力，竭力把故鄉的好處除草似的從記憶的領土中一根一根往外拔，然而阿母決意不讓我在外邊過這隻身的浪漫的生活。我雖然是個弱者，也還有保全個人的自由而脫離家庭的勇氣。我能穿樸素的衣服，能喫粗糲的飯，自食其力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一想到她老人家萬一爲此而些微有點山高水低，我的心都碎了，血也冷了，進既不得，退又不能，於是我萬念俱灰了，從前有時感到的死氣沈沈的空氣，較前更壞了。鉛般的重，向我身上壓來，我不再玩了，不再說笑了。碧雲寺的松濤，玉泉山的清泉，都讓他們自己去領略他們的自然的美妙去。我覺得人類是自私的，就是嫡親的母子也逃不了這個公例。我詛

咒道德，我詛咒人間的一切，尤其詛咒生，讚美死，恨不得把整個的宇宙，用大火燒過，大水沖過，然後再重新建造。……想到極端的時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阿兄們都回國了，在省城內安下了家，接了母親出來，省得在家裏擔驚受怕。嫂嫂們聽了這個消息，自是喜之不盡，不待放假，學校一放完便回家去了。我呢？只有當面陪笑，暗地裏落淚。老母既到省城，我不得再借口於路上不好走而不回家。所以在別人看這樣是家人團聚，我却看作催這場家庭悲劇開幕的鼓掌聲。不體諒我的人們，三番四覆的來信，問我那天回去。我只有一味鬼扯。阿母來信，我因為無話可答，只好裝做不會接到。但是人們誰能知道我這難言之痛？

『阿母到此因不見妹回來，甚爲失望憤怒。某兄等雖曾爲妹

說項，但伊意甚爲堅執，並謂若妹不來，伊卽進京。……」

這是九月三號接到的阿兄來書。

悲劇開幕了，悲劇開幕了，我讀罷這信後，始仰天痛哭，繼則呆若木雞。待到同香谷去找我如的時候，我坐在車上，只想着我將來自殺應取怎樣的手續，我的遺書怎樣寫，我的東西應歸什麼人管，我的愛人見我沒有了將怎樣傷痛……。天邊的晚霞，將用以來表我爲自由流的血，樹林的風聲，將成了我的輓歌，一切一切都和我訣別了。我將靜靜的睡在白楊樹下，冷眼看這鬼蜮世界的炎涼滄桑……。

夜氣沉山，星光歷亂，公園裏黑洞洞的柏樹林下，我們三人作三角形形的站着。我如是倉猝之間被我們抓來的，本已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又見我們神經錯亂的樣子，更手足不知所措了。我呢？一隻手緊緊握着我如的手，一隻手撫着香谷的肩，氣憤填胸，只有抽噎的分兒，

一句話也不能說。只有香谷遇事還鎮靜點，但此時說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勉強將這件意外的事——也可以說是意內的事——，報告給我如。

商酌的結果，第一步是先發幾封快信給阿兄及在省的知友，請他們詳細報告她老人家對於此事的意見，第二步如果不得已而回去的時候，也是三人同往。香谷同我到省，萬一有意外事故發生，則我即不辭而別，留她在家作押頭，以釋她老人家的疑心，免得立時即去車站追我。我如在中途等候，如果第一個方法再失敗了，他便到省營救，換句話說，實行那不能同生當可共死的誓言。

五日後，阿兄及紹堯的信都回來了，都力主我回去。在剛接到這些信的時候，我心似乎很鎮靜，曾經勸過我如說：「這不過是人生中一個小問題，怎樣做人，才是我們必須研究的題目呢！」但是既上火

車後，我忽覺前途的黑暗了。我不是向生處走着，是向死處在走。在他們竭力用話安慰我的時候，我竟沈默到把整個世界全忘掉了的地步。雖然有時較為清醒點，也間或向他們笑過幾次，但是含淚的微笑更使他們靈魂深處都感覺着悲哀同寂寞。一站一站火車離我們今晚所要到的地方近了，一層一層我靈魂上的傷口裂得大了。固然三人都相對無言，但個個心上都像受了什麼神祇的啓示。我們這個小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就在眼前了。

固然我自認我這種行爲是舊婚制壓迫的反動，但同時我也不能否認，我這種行爲是保護愛情的尊嚴的。假如這樁事的結果不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晚上住的地方，不獨是我同我如這幕戀愛的悲劇開幕的地點，同時也將是牠閉幕的所在。當我在旅館裏心痛如割的時候，香谷給我用熱手巾擦胸，他哭喪着灰白的臉，坐在我的床邊上，

現出一種不知所措的樣子。我因為香谷在旁，他不便在這裏，教他出去。他也沒有說什麼，只在掀門簾出去的時候，回頭來盡力的望了我一眼。三點鐘打過了，香谷因為倦不過，先休息了。我扎掙起來向他房裏取筆紙，給我的母親寫最後的一封信，預備將來不辭而別時好發。他一見我，便抱着我哭了。我自然也哭了。我們便相抱着哭。但因為怕驚動了別人，雖是心中痛楚，喉中哽咽，眼中流淚，總不敢出聲。我們喫力的擁抱着，我們直抱到無可再緊的地步，彼此都可以聽見心房急遽的跳的聲音。彼此都很沈默，他只說了幾次：

「無論你怎樣我都陪你。」

「如果我們不得相抱向海中跳怎樣？」

我一聲也沒響，我的回話是緊緊的把心口貼在他的心口上，同他很懇摯而又非常尊嚴的，接了幾次吻，將要永訣的吻。

次早七點多鐘，又乘着車兒向東進發，我的神經也許已經麻木了。雖然有時心裏異常恐怖同小羊宛轉於屠夫的刀下似的，但有時也似乎很恬靜。最使我感着生離的悲哀的，就是他在車站橋上給我的最後的一瞥。

東行這條路本來只有四小站，在我們這心懷鬼胎的人，更覺得是一剎那間便到了必須下車的地方了。可憐我們下車後，竟像亡命之徒，回到故國警備森嚴的首都，重謀起事一樣。不但在路上是藏藏躲躲的怕那家的熟人看見了，打我的主意，就是我的家也需到三五個可靠的朋友家中問了日來的情形，方敢回去。

大着膽子把家裏的門敲開了，誰料給我開門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的老母。在這悲喜恐懼三種感情交雜的一剎那間，我覺察得我的微

小的靈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軀中射出的偉大的母性的愛威懾——無寧說是感化——着了。我再不防備一切意外的事，親親切切的瞻仰她別後的容顏。她的精神大不似六年前的矍鑠，面龐也清瘦得多了，並且添了無數的縐紋——爲子女辛勤的遺痕——頭髮雖只是蒼白，可是已短得難以繞成髻兒了。加以穿的是鄉間又長又大的家機的深藍衣服，袖搖襟擺，更顯出步履的艱難來。但是她一開門見回來的是我，便笑得幾個不完全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同時眼中又充滿了瑩晶的老淚。雖然她對於來客——我告訴她說香谷是我的同學，往某處作事順便來此地參觀的，——表示了十二分歡迎的意思，可是此時她的精神實在來不及。她似乎已把全世界都忘了，只爲她這一個女兒忙，來客好像不暇兼顧。她喚出我的哥哥同姪兒們來，和我相見，讓我們到屋裏坐，拿各種點心給我們喫，叫廚子快給我們煮飯，聽差到車站上給

我們取行李，問我從前害的那些希奇古怪的病，那好了不會，她說已經不大認識我了，我的身材同面龐都變大了，幸喜得聲音還不大差：……又說各校已快開學了，她自分是不能即刻見我了，不想我竟然回來了……總而言之，她此刻的精神簡直活潑得像三四十歲的人似的。雖然是歲數不饒人，行動終是顛巍巍的，就在這顛巍巍的動作上更顯出了世間唯一的，絕對的，神聖的母親的愛。在這無限的愛情面前，我的精神起了異樣的作用，凡感官所接觸的都覺得空幻，同夢一樣。我自己判決凡以世間一般的險詐的心理，來推測母親的罪過，比擾亂公衆治安的罪過還大。因為後者是在人的面前犯罪，前者是在上帝面前犯罪。要不怕她老人家一時不知個中原委嚇着，我便要跪在她的面前，請她自由處置，以減輕我在上帝面前的罪惡。

第二天香谷見不致有意外變故發生，便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們

母女兄妹們坐在一處談心，各人都細細敘述六年來的離情別緒，方知她老人家所以急於星火的要見我，甚至於對我生氣失望的並不是爲的那回事。她最滿意於我的是我這一年來不常給家中寫信，也不向家中要錢。因爲她以爲這是能自立了，要和家中斷絕關係的證據。她最沈痛的話是「這一年來你也不再向家中要錢了，也不知你在外面是怎樣的過活，我爲此常常傷心。五年多的操勞，我都不感着辛苦，就這半年多的憂傷使我老成這個樣兒。我想我這次到省了，路也近了，無論怎樣我總把你找回來問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就是我不好我對不起你，我們娘兒們也到一塊兒大吵一陣，義斷恩絕的走了，也是痛快的……」此刻我的心深深的感覺得隔膜的可怕了。我又將我要同那家斷絕關係的理由極委婉的向她說了，她也不會大生氣。在我說得輕的時候，她使用勸戒的口氣說些什麼人當樂天知命的話。我說到沈痛處，

我哭了，她便默默無言的陪我哭。她只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你們要代我想，我要是這樣做了，怎有臉再見你們的伯叔們。……但是我雖想得到而沒有勇氣去做。把你強送去……我心中不忍看你受委屈。……你們若以你們主意爲是，你們便照你們所認爲是的做法，我這個老人任她難受去吧！……。」她拉着我的手，攬我在懷裏，這樣說，說完了，便又沈默了，時而仰頭，時而搖頭，時而長嘆。一更二更打過了，哥哥們都散去了，小姪們更是睡得正濃的，四鄰的人聲也都消沈，她還是拉着我的手，坐着，搜尋來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

一天晚上，一個月瘦如眉，星光歷亂的晚上，我們一家都在院裏喫晚飯，飯後我的嫂嫂和我的表妹不曾離開原來的坐位，便閒談起來了。她們的聲音非常的細微，已經走開的我們聽不清說的什麼，只有時聽見一陣陣笑聲。走到園子裏了，我母親靠着西屋的牆站着，我的

哥哥和小姪們前後左右把她圍了起來。小姪們是跟祖母慣的，都牽衣拉袖的鬧着，請她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正在說的時候，他們都恭敬的聽着。故事說完了，他們的小而且黑的眼仁裏，便充滿了驚異的光彩，似乎在揣摩牛郎放牛織女洗浴以及他們倆相愛的情況。故事聽完後七兄又教他們唱淺而有趣的歌，作簡單的舞蹈。雖然他們作得不很合節奏，然而清脆的歌聲，肥短而甚活潑的手足的舞蹈，天真爛漫的神氣，已經越過了人間一切的藝術了。阿母看了大笑，我們也很高興。天上的小星兒也似乎得了愛的喜悅，在那裏閃閃爍爍的。我們在母親面前是孩子，小姪們在我們的面前又是孩子，家人的愛——尤其是母親的愛——把這三代人緊緊的連在一起了。假如我是個大詩人，宇宙間一切的美麗偉大我不歌頌，我只歌頌融在愛的光中的和樂家庭。

我又要離家北上了；這天因為哥哥和嫂嫂們都有事，只送我到了

門口。送我到車站的，只有我母親同個女僕，帶三個小孩。可憐爲了這樣沒出息的女兒她老人家整整在人聲喧囂，污穢不堪的車站裏，站了兩個鐘頭。當我們在站着候車的時候，一個賣糖果的過來了，她便買了幾塊分給我同小姪們。在這糖的甜蜜的滋味中，我又領略了母親的愛，原來在母親的眼中無論怎樣大的人，都是極小的小孩子呵。火車到了，和我同行的幾位來招呼了，她便向他們說：勞先生的神，沿路照應照應。向我說：同先生們走罷，我也回去了，就頭也不回的顫巍巍的同女僕帶着小孩們離站了，我在車窗中張望了好幾次，都不曾看見她的影子，只見別人揮巾祝他們的朋友平安……。

隔絕之後

無論是誰處在我現在這樣的地位，都要悲痛得心煩意亂的。試想一個從小在一起長大的同伴，活潑潑的忽然死了，並且是自殺的，是多樣慘的事啊！但是，這樁事給我的刺激太強了，使我不能不記了下來；至於詞句的巧拙，那是我現在顧不到來講究的了。

自從昨天代她把那封信送給士軫後，我心中覺得很舒暢，好像積了大功德似的。她也很快樂，以為這種監獄式的生活，不要十幾點鐘，就可告終了。不過我們倆心中都十二分的著急，如同將開往前敵的軍士一樣：因為防我的姑媽——她的母親——的疑心起見，我就勸她不要那樣固執了。并且說情人的恩意固然是可寶貴的，但之以與母親

的愛相較，直同石頭比黃金一樣。她也假裝着眼中流了幾點眼淚，默默的點了點頭，表示她已經回心轉意了。我的姑媽見此情形，自是異常歡喜，格外的忙着給她預備成禮那天的衣服和首飾。

晚十點鐘後，我的姑媽忽然胃痛了，請醫生，買藥，直到三點多鐘，大家方才睡下。我因為心中有事，所以當他們都剛睡着，就偷偷的起來，溜到她的前窗下，只見一盞燈半明不明的燃着。她面朝裏，在床上躺着。我登時狐疑了起來，怎的她這樣不知輕重，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在做夢嗎？三步合二步，忽忽的跑進房內，坐在床沿上，將她的身體一搬，呀！原來她不會閉眼，只是問她的話，她已不能答應了，只用手往枕頭下邊亂摸，最後取出一信來給我看。我還忍得看嗎？

「親愛的阿母！我去了！我和你永別了！你是我一生中最愛的最景慕的人。少年撫育之恩未報，怎肯就捨你而去？但是我愛你，我也

愛我的愛人，我更愛我的意志自由，在不違背我後二者的範圍內，無論你的條件是怎樣苛刻，我都可以服從。現在，因為你的愛情教我犧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所最最愛的人發生最親密的關係，我不死怎樣？阿母！我姊妹四個，我最淘氣，最倔強，阿母爲我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現在，我可知道點人事了，不但不能好好的侍奉你老人家，並且連累了你受社會上不好的批評。我的罪惡比泰山還要高，海水還要深，你看見我死了，只當我們家譜上去了個污點，千萬不要難受！呵母！你也不要怨我，我也不怨你，破壞我們中間的愛情的，是兩個不相容的思想的衝突，假如以後這樣的衝突不消滅，這種慘劇，決不能絕跡在類人的舞臺上。我最親愛的阿母呵！我最後再向你要求椿事，必待你實行之後，我方眼目。就是你看見了這封遺書後，務必到新賓旅館叫士軫來看我，咽最後的一口氣！親愛的哥哥嫂嫂們！都再見罷！我

的手軟了，不能再寫了。」

「萬箭攢心」的成語用來形容我那時心中的痛楚，也覺不切了。我沒有等看完，我就抱着她大哭起來。

晴空中的霹靂似的，一家人都從夢中驚了起來。一家中上上下下都知道五小姐喫了毒藥，都忙得大難臨頭似的，也可以說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是，他們有什麼法？不過請請醫生來看看受的是什麼毒，好想法來解。其實據醫生說：她喫的是幾種有毒的化學藥品的混合物，解藥也是難收效的。

從這時候，我纔相信伊爾文的「母親的愛是超乎一切的」的話了。我的姑媽的胃痛，本來剛剛好點，現在又遇着這樣不幸的事，當她聽見我的哭聲，外面的褂子同鞋都來不及穿，就往這邊跑。蒼白的髮，披在枯瘦而且滿了皺紋的臉上，深凹的眼睛充滿了熱淚，顫顫抖

抖的把她從我的手中接了過去，兒一聲，乖一聲的叫。她此時心中大概還清楚，翻着眼朝着她的臉望望，淚也流了。

夏天天亮得早，不到二點鐘的光景，東方已經發亮了。始而作魚腹色，繼而上面又添上些絳色的朝霞。窗外的樹木發出來的清鮮的氣息，隔着窗紗送進來。室內的燈光此時失却他的燦爛的光彩，一種模糊朦朧的光統治了全室內。但是，這樣清幽的景色，終於被淒慘的空氣戰敗了。她的氣色更不如從前了，目中的光彩也失却了。醫生說她的生命至多不過延長一點鐘。

忽而聽差在外面說了聲有客，還未待裏面的回音，一個清瘦的面色炭白的青年走了進來。由他無光彩的眼睛，匆促錯落的行動，可判斷他的神經差不多已經錯亂極了。他此時好像不覺屋內還有別人，更不覺她的半身是躺在我的姑媽的懷裏，進了門，直向床前跑，跑到床

前一瞥見她那種慘淡的氣色，便一隻手放在她的頭下——我的姑媽的手上——一隻手撫着她的心窩，極熱烈的在她沒有血色的唇上接了個吻。低低的叫道：

「乃華！你的士軫在這裏……我們終是勝利的。」

此外並不會說什麼，只兩隻眼呆呆的看着她的臉。她的眼有時也勉強睜一下，嘴唇也勉強動一動，但是不能成聲。

大家——尤其是我的姑媽——都被愛神的魔力鎮攝着了，望着這對不幸的愛人只是淚珠滿面，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一個人敢哼出個干涉的字眼。室內沈寂得繡花針兒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得出聲音。但是氣象之慘比經過兵變的荒村還要十倍。黑夜內經過叢塚，也沒有這樣可怕。

她的氣息隨着鐘上的秒針走的聲音，漸漸微了。他此時也不怎樣

落淚，只在袖中摸了點東西，放在口內喫了下去。長針在四與五之間，短針正和牠成個直線，他在人世間的使命算完結了。她終歸一句別的話也沒說，他只說了句「等我一等。」

他們兩人的訂交是在我考進女子大學那年的冬天，他們雙方的介紹人就是一個文學會。因為士軫在文學會的出版物上讀了她的作品，一顆愛種從此便深深的種在心靈深處。士軫雖不是專門研究文學的人，然以他得天獨厚，無論是說句話，寫封信，都自有一種清秀之氣流露於筆下舌尖，所以他的一番癡情，並未白用，不到三年，他已將她對於異性的愛情贏了來。他們互相勉勵着，他說：她就是他的上帝，他的一切都交付她了。她說：她爲他可以犧牲世間一切權利，只要他的心不變。

戀愛的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愛史的最後一葉是血寫的，愛的

歌曲的最終一闕是失望的呼聲。她在未解人事以前，由她的父母代她找了個土財主的兒子作了未婚夫。他也在中學畢業後，和個素未相識的女子結了婚。但是這樣的環境，對於他們愛的花是肥料，不是沙礫；對於他們愛的火是油，不是水。他們自願爲爭戀愛自由而犧牲的先聲，他們常說：縱然老虎來喫他們，他們也要攜手並肩的葬在老虎的肚裏。

乃華是天性最厚的人，對她母親最爲孝順，但她的母親，却以年紀上的關係，要她和那個土財主的兒子結婚。服從了母親的話，愛人 and 意志自由便要受委曲了，不然，母親又要傷心。這種矛盾的愛情，在她肚中爭雄稱霸，差不多有六年之久。這就是她精神上痛苦的來源，也就是她在北京六年不歸的主因。

但是從前她總有託辭，說路上荒亂，不便歸省。今年暑假，她的

哥哥從德國回來了，在省垣任事，把她的母親接了出來。她老母就左一封快信，右一封快信催她回省。

她明知她母親要他回去的意思，不只是想叙六年闊別之情，回去不啻自投羅網。但她說愛情都是絕對的，無限的，決不能因為甲部份犧牲乙部份。她竟為母親的愛而冒險了。她竟被她的母親幽禁起來了。士軫雖是同她一起去的，但也被隔絕了。

她被禁的生活，只過了三整天。最後這一天，因為嫁期已近，她特請我轉信給士軫說：她晚上要跳牆逃走。這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那封信，誰知晚上她的母親鬧病，一家未睡。她未得逃脫，就將她回來時帶的毒藥喫了。

這是多麼凄慘的一幕悲劇呵，尤其是對於一個從小長大的同伴！

我的心煩亂得麻一般的了。

烏合叢書之六：卷施一 實價二角半

- | | | |
|---|-----------|------|
| 1 | 吶喊 | 實價七角 |
| | 魯迅短篇小說十五篇 | |
| 2 | 故鄉 | 實價八角 |
| | 許欽文短篇小說選集 | |
| 3 | 心的探險 | 實價六角 |
| | 長虹散文及詩集 | |
| 4 | 飄渺的夢 | 實價五角 |
| | 向培良短篇小說集 | |
| 5 | 彷徨 | 實價八角 |
| | 魯迅短篇小說集二 | |

未名叢刊

- | | | |
|---|----------|-----|
| 1 | 苦悶的象徵 | 五角 |
| | 日本廣川白村著 | |
| 2 | 蘇俄文藝論戰 | 三角半 |
| | 俄國緒沙克等論文 | |
| 3 | 出了象牙之塔 | 七角 |
| | 日本廣川白村作 | |
| 4 | 往星中 | 四角半 |
| | 俄國安特列夫作 | |
| 5 | 十二個 | 三角半 |
| | 俄國勃洛克作 | |

版權所有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中

胡敦譯

